H. H. MU
CHINESE LIBRARY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夏日得澹泉鄭公所疏我明公破海寇之略不勝躍然喜未幾聞明公且被吾浙閩之命矣則又不勝躍然喜蓋始則竊慕明公以經略之才稍以治兵自著見當不日且大用故稍爲我公喜已而竊憤吳越之間　高皇帝平定海宇百餘年來蓋已晏然於魚稻荷芰之間而不習兵革久矣今一

旦爲一二酋奴所煽誘遂相與羣亡命之徒蹂躪我人民焚刼我室廬攻燬我城邑　國家敉撫臣爲之督將募兵於海之上三年於兹然而諸州縣之間數震怖不給未有成功者何哉蓋患起於倉卒而又伏匿江海波濤之間非吏民及士大夫所習知故也吳越間故所辱明公按節處也以我公之材經略其間當不必爲之按圖而畫召長老而議而諸酋奴所爲弄兵之槪可以抵掌而定矣僕竊有室家丘墓之憂能不爲之聞檄而歌且舞乎故又復大喜雖然抑重有爲明公憂者何則嚮之

淮海之間特其餘孽浮潮而至者爾明公少出師
即可翦蕩駭覆而奪其氣彼既不得利當不能再
至若吾閩淛則諸酋奴所蜂屯而蟻引世所出沒
門戶也非明公躬枹鼓督矢石親與諸將分功血
戰而制其死命則彼必不震恐畏縮非明公内固
州縣外散黨與而使吾氣日倍彼氣日衰則彼必
不悔禍謝過故竊爲我公展轉反覆審慮而熟處
而間有數條則一二年間所據鄉邑傳聞海寇行
切之略而稍爲綿蕞野議於其間者然久以宦遊
遠道不能遽悉地方次第特偶臆見所及不敢不

言不知能間稱明公之摹畫稍可賜之施行否也
謹遣使馳賀幷條書其所欲言者如左伏唯覽而
教之幸甚幸甚　一曰謀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
以來海寇爲患絕少　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
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黃榜赦去
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
者出而剗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
理假如齊田橫嘗聚徒五百人爲亂東海上漢高
皇帝遣使諭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未幾田橫乘

傳詣雒陽而齊遂定矣南粤王嘗攻長沙邊邑漢
文皇帝以其丘墓在眞定特置守邑歲時奉祀又
召其昆弟尊官厚寵之未幾而南粤王去帝制稱
藩入貢矣卽如近年黃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
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
某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
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
孫海島也今久而不反蓋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
者率相與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
所傳抑未聞謀慮及此以愚計之 國家之力已

大半爲北虜所疲矣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候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溫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陽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夬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太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金閶及吾溫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爲號

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
其始也本操貲貿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刼
負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之
思者愚以爲當詳諜海上之寇某爲首亂某爲佐
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
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鈎考
之而爲之鈎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
在上著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
廣令招諭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略賊
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

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戸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刃一級

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來歸者
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
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
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
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
犯之貲充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
能私縛所犯來歸者僉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
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
卒不聽因而諜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
或左計陷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

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坐得論罪如律又下
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
黨數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
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
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
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旣奪於連坐側賞之法而又
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
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世之如此則賊
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
惟尊裁　二曰申軍令儆閩海寇之聚少者數十

弓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碎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　國家海內衆建之兵大略均之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儁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兵大略如昔秦

人以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訛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

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
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鬬
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
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
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
夜半渡河令曰衆各銜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
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
發百餘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
已而賊衆蒐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逼陣則躍
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

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鑒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未至其伍先亂而有若兒戲然矣及敵之旣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效鬬而將安得有功僥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參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僉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例凡遇

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竿
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略如三州狠兵之
法而論功行賞必首奮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
士又次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
始如此今日東南之兵卽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
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
伏惟尊裁　三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
卒予敵也兵家以介胄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
半無盔甲而海寇亦裸而鬪其無盔甲與我兵同
而其死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

舊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金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金别爲小牛角片置雲肩蔽手等名色葢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鬬者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略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兵特彊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僕竊謂反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彊莫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椛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

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仄身前逼雖嘗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鷙鳥而進不必盔甲而賊雖擋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温州桐木杝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百人善弩

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略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北方悶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鎗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勤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

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偰乆宦遊於外
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
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略似尚未得其次
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
通海之門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
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
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參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
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沿海之上
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邀擊之賊既及岸則
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擣之此則海上逐利

格鬬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欑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樁及沉破舟之類以塹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此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閒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衡擊故也頃聞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卯湖而出者蓋

由各兵僉塹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狠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大者也卽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澉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略當擇參將如盧俞二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勤習海戰而使之往來逐利且鬪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閒無通潮之津稍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

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淸野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棋者之分子布筭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中計道路赴期日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節制者僉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旣分功罪自切

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
之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
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頻
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
且沈君粵中宿將也　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
令親爲籍部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
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知內多爲沈君所舊部而
相信愛校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
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僉當會同督府疏
名以聞大略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

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毋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疵其短此選將之略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鬬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僉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僕竊謂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

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患者則擇其彊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　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郎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弁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弁

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
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似不得專統以為
訓練之兵如此則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
能得其死力難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
所籍民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
之一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
頗健鬬然亦恐未嘗勤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
故勤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
海寇所鬬於諸兵中為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
若干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為尤悍然不易得真狼

也眞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當不過柳
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
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由愚計之
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侯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
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
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
之士大略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
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太約杭州三千嘉與三千
而温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括十
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

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僉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筭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傑竊謂信如是則今之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彊不知者難之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傑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

鹿之下卽今之會稽也我　高皇帝方與張士
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
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
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卽今之蘇湖也海
寇爲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釁竊發椎剽
爲姦有司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
江五湖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
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萬餘
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
仗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枹鼓時

相訓練其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畫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閫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曰築城堡海上之寇與北虜同並無攻城屠邑之略不過利在子女玉帛而已吳越僻處海上自古易姓革命之世並獻圖受命未嘗有戮力抗師者故築城甚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餘姚慈谿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於市鎮如我湖歸安之雙

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
千家大者萬家卽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
饒者僉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
小爲之均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
爲之約束期會鈞考布筭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
財不必籍之於官籍之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
敵樓城門幷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倒辦者官量
籍庫貯以助之至於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
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
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北虜

數萬控弦其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内伏火器下礧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也故僕竊謂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僉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近訪其製大略崇一丈二尺基廣八尺或九尺而上減其半環所居以爲方圓廣狹而隣之人有願幷入僦廬或急則欲歛子女而入因爲劃所有併築者聽如此則民間隨便興築城堡相望而賊縱深入不能肆行殺掠之患矣或謂如此其勢必擾僕竊謂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其力之所得爲而捍其患
之所不可支且不願者亦聽何怨之有伏唯尊裁
八曰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
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
請徙富民實塞下葢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
意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
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
倣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葢一里而部署百人上
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隊各籍其
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兵仗於其上

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略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巳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歃血爲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閒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卽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輒按

軍法而治之如令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
能自募膂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
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
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擢鋒奮擊以爲里兵
之倡而賞必倍之僕又聞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
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倘爲疏
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
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
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
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

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
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
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
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
選光祿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
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
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
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
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
職亦得劑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

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
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
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尊裁

與阮函峰中丞書

奉別時不意此賊突然劇至日來不得一追隨戎
馬之間甚恨甚恨還家後即已携妻子入郡城然
譬之穴處之鼠不知彼中嚮背虛實及我公所震
盪將士相機截殺事宜但據郡縣哨探者傳聞賊
圍乍浦八日已而退散四潰海寧崇德之間聲言
南犯省下又云賊已亡舟並從徒步且賊勢雖衆

其實中土之人十當七八烏合四引僉無紀律果如此則兵法所謂可多方以誤之亂而取之者也夫彼之所以舍舟而進以爲如去年故事可以自省城一面焚刼一面擄舟長驅而下也今聞省城遠近居民僉巳搬移大小舟楫河港巳絕則此賊前不得掠當必蟻引徧仁和錢塘海寧德清之間又無巳當或蔓延轉入湖州萬一果入湖州南自塘棲而下次大海漾次菱湖次湖趺漾次前山漾次碧浪湖次郡城之下迤東則思溪次雙林次東阡又東則吳江之鶯脰湖瀾溪諸處四面皆水壑

也公倘與督府公併力引兵相爲掎角彼此形聲
且戰且躡大略於水兵則擇三府之輕銳者乘以
飛舸伏善射者於中馳逐而射如遇賊衆列艦而
前特爲法鑛佛郎機諸火器橫衝而直擊之於陸
兵則擇廣江土兵處兵山東直隸兵分哨而布相
地利塹林阻不得輕鬪或俟水兵蹂躪之後因而
夾擊或俟彼之失利因而乘勝突戰或出彼之不
測因而掩擊此萬萬可以得志者自塘棲以下所
謂五湖巨浸之間金可效勝一戰而成百年之功
不肖之所翹首以願聞者一應事宜已載別幅以

前區區皆候賊過塘棲水戰大較也至於賊或猶在海寧錢塘之間又當以陸戰爲策相機分哨不能遽悉總歸有二迎敵者則嚴陣以待之不得輕爲賊兵所餌兵法所謂其阻如林蓋以鎮其黠猾嫖姚之氣也此則賊所衆知者也伏擊者則設詐以乘之擇地利以布各兵横衝掩擊突起其後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掩其形蓋以奪其氣亂其耳目而覆之也此則賊所必不能知者也相隔既遠相念彌深不勝區區草草奉布外救府守城事宜十萬生靈所係萬唯速賜施行

與趙玉泉大巡書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葢以承平旣久武備盡廢倉皇窘廹固宜至此至於　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往往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旣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

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携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搆諜其閒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往往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攻鬬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聞彼東此西督府及將領以下往往望風裹逸自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

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
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土兵最
爲驍悍不幸事機旣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
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
兵不能支然無盔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
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内
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
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
勝之兵也各兵皆巳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
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

圍之時量爲調發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
曩巳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
較於浙東及海上馬蹟諸山事機愚所不詳至於
嘉湖蘇松所可便宜嚮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
如諜賊情一條尤爲喫緊近聞海中各島紛紛競
起軍門與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要領何以緩
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況舊歷閩海其寇中一切
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有剖如
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侍教耳或曰非通海市
必不可散彼黨而諜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

及不敢再議至於救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況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健鬬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略者部署之大略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舟其舟弩其弩鎗砲其鎗砲金不必官府別設

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鬬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鬬吾達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在數步以内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砲諸器以蹂之彼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既多易起他議故遂中

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僉皆脆弱游惰之丁兒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聲而濫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一則官能籍其健鬬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仗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為期歲終不

止則按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寧紹以上又與敝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兵不可不為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　終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臥既與世不相聞牀第間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刼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爽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

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鵩賦則又潸然悽以涕未始不卽彼之所以得而弔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至旣不能卻又不敢私則呼兒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兄其謂我爲得乎爲失乎以此言之吾雖進不能附兄輩翺翔四方退不及如古巖壑之士披緑簑釣五湖然而干戈之世一畝之宮猶可以籍豐草而唫且哦也其情與志未始摧以頽也兄何必於僕爲嗚咽蹇

塞之辭而相爲憤且弔乎僕願兄努力　明時共金馬承明之士相頡頏至於山中之課無他指陳如左所言而已或他有故知憐問者亦煩兄出此讀之如何不盡所欲言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解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咤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蕉之下大江之滸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碁局醉則

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爲報曰已草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與督學王敬所書

塘棲言別已逾載矣兄之道日益進問日益顯位日益高古之人所謂修身見於世兄之志也兄之事也而僕不自量間竊附兄聲應氣求之間戮力于兹然進則不能直其道於當世退則不能修其

業於山林一二年以來丘壑之跡與烽燧之警相出入日唯輦妻子竄山谷間欲携書樹下若鳴葉之蟬吟草之蟲以自足所好且不可得已嗟乎嘗聞古之人云詩唯窮而後工僕竊謂文亦似之今以之自覆干戈晦冥之間雖或欲追琢其所至銘人之墓詠人之祉與古之以道而窮者相磋切則又疲且零落矣安在其能窮而愈工也哉豫章之閭羅念菴今之南州徐孺子也其他若東郭先生善山先生巾石先生金傳陽明之學振黃鍾大呂於州郡之間比跡而在兄今日過之鵝湖白鹿之

上得無尋二陸晦翁東萊諸君子遺業而修之者乎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賢才輔而天下治今之世譬之萎葉殘卉當窮崖橫波之中日涸而日湮無復能振所籍者諸同志猶如將旦之星耿耿人世耳願益努力願益努力若僕則固有所不能也如何如何用世之念僕已鑱絕頃者當事之薦葢不知僕之所故嘗獲罪之因云云耳或欲不肖從今人局面以自鬻於世兄憐我其亦能之否乎嗟乎於此焉窮而不敢不工此或區區所自附於兄之聲應氣求之間當不我厭也恃兄知

已之愛及之又以殘盡不敢悉

答朱太學書

承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特僕雅好著文辭間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於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檻獨而坐胸中景象即可參照故釋氏愛蓮花以其出於汙泥而不滓也如何如何

與沈青霞塞上書

兄既以上書言 國家事徙塞上十餘年來僕之

寢思夢魂半在楚離騷卜居招魂諸篇中因數憶兄輩妻子覊山谷間旦暮所耳目者特烽燧之色鼓鼙之音秋八月來草木既落鴻鴈南翔兄抑嘗爲之泣下霑襟否乎雖然僕向嘗共兄讀傳記至朱雲折檻處未嘗不躍然抵掌願想見其人而況於僕竊嘗從兄遊雅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其亦庶幾昔人所稱縞帶而交者乎又况於兄躬自蹈之與若人慨慷激烈而上下之乎曩從粵中函牋赴京邑時嘗爲六子詠兄以下翁太守冶山莫提學中江侯比部二谷王僉憲東華與僕而六也其詠

兄詩僕猶記憶四句曰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寧無戀妻子祇爲報　君王當是時客或私聞之金爲流涕間嘗割俸貲數金并前詩托陸錦衣寄兄所不知到否已而移官大名兵備行縣入清豐過南將軍祠因憶兄嚮所托記其事未及報望南將軍廟貌猶有岓然躍馬揮戈處因低徊欷歔久之輒爲勒草命其令温君名如春者鑱石以報兄又別檄溫令括罰金四十兩附其中未幾坤卽罷官去已而溫君遣吏來候僕已報如檄所云發使塞上矣不審其亦無相負否乎嗟嗟嚮也同聲

今也異域四時代謝髮頹且白天其有意於　國家乎願亟還兄內朝連朋舊於清珮鳳池之間而僕亦從丘壑中效昔人作聖德詩矢歌　國家盛事萬一未偶願兄塞其兌而屯其膏濡涊以待無爲憤咽他日傳名臣傳者當必附兄朱雲後幸兄其有以自信而自愛也張尚寶行急草草附言外三金少効塞上薪水之助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數自喜願請纓北　闕笞兵萬里外不然當同折檻引裾者流爲直臣於時庶幾

古之豪雋之士聲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寮中建
言不避出之塞上方其累瘡痍携妻子匍匐朔漠
去夾什九何其壯也僕不肖亦從郎署後處之粤
南令與椎髮卉服之夷相紛拏不意仗節蠻煙中
間從枹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無
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已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
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霏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
憐嚮之翹然夾綏斬袂之氣葢已摧剥銷蝕譬之
已寤之夢了無復能自言也已兄旅羈中聞淸笳
之音和變徵之曲讀離騷之文參小雅之什得無

泠然自恨爽然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門來猶時
時道兄魁岸自豪於今鞅鞅者甚且散客游之金
食仗劒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
傅介子輩以建萬世之業於時嗟乎南北相去數
千里不知其果與否近得鳴劒集讀之篇中嘖鳴
叱咤間亦稍可按而覆矣傳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於君父之怒怨而不誹可
也豈得如古節俠之士所爲若此　主上春秋
旣高聖德日盛下　明詔還逐臣其間事機遠近
不可知願兄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

心恍兮幸不以遠道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
不盡所云

復沈虹野書

使者持誌草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云云某所爲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狀之直而太踞處俱已鑱抹如廟見二字及稱長子位中子偉處皆所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猶言刪去杜姓二字據愚見此正古人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萬萬不當諱者兄獨不觀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乎甚至鳥卵巨跡等處僉

以詠之廟庭勒之鼎彛葢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
至衛青無本姓冐衛媼爲衛古人於此等處竝不
敢含糊毫釐近日唐荆川司諫誌施子羽墓於復
姓一節猶没而諫義正如此兄賢者也一切文章
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年之後所以
名當時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必嚅嚅效
世眼所爭耶然恐以違兄爲罪巳於别稿所上寛
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兄直書杜
姓二字亦不失爲仁人之所以不沒其親也使者
歸適從舟中呵凍捉筆草草奉復不宣

與俞吳阜中丞書

僕附公鹿鳴來古人所謂知已不可再者顧挂仕籍時南北東西不相及閒得公手書及所貽篇什讀之聊以慰江上攬帶之思云耳及僕罪廢以後苕霅之水既僻吳之西南陬少士大夫舟車之絡音問不可得譬則蟄蟲也近有客自京朝來得縉紳錄始知公已服官大中丞且督江防甚爲躍然石城鍾山之閒吳晉六朝風流文物姑不論我高皇帝嘗塹城而都覆僞漢百萬之師於江流關下古所稱鉅鹿昆陽赤壁淝水之戰不能過也況

城郭宮闕圖書武庫聖人之所以一天下而臣四海者當與公之詞襟藻腋相旦暮焉公登遊而慨然以賦其及賡和班固左太冲諸君子之什否乎僕左遷南省時頗持蓄此志已而忽忽不竟草然數年來　國家多故南風不兢矣近聞禁軍之變漸與唐末諸藩鎮牙兵無以異恐非盛世所宜有也願公與深識遠筭之士若沃洲公輩一商推之烏有先生亾是公子往往篇末得攬鈌失以諷國家此僕所以借公文詞之好而効區區也餘不敢悉

與呂沃洲大理書

近於督府公所遣使得我公手書間亦附牋事奉
報當巳達記室矣近來萬福如何公之才與識今
之夷吾也不當蹁躚散地顧公自憐多病又未有
嗣子故借宦遊與時相浮湛然坤之愚竊以聖人
不習養生家然養生家唯得道之至者可以當之
何者以其忘生故也坤所爲公憂者唯嗣子及問
故嘗客遊門下與公所惠手劄自以爲憂者亦唯
嗣子然恐不免一障矣金陵多佳山水又於
天朝爲鎬京城郭　宮闕輿書武庫左太冲之賦

三ろ四十五

所不能載者於今十而五六焉公以博識古今之士共二三知已娛於其間所以保眞而完氣者甚可自適也忘之又忘而日無所得無所失焉昔人所謂玄牝之門萬物之母其或在茲乎坤少從吏門下間好習兵訣亦頗有馳驅四方之志及罷廢以後一切揮戈躍馬之氣漸以消歇近復多病將日蕭騷於林藋池草之間不啻如土處之螺蟲而已公得無憐之否乎適壻金生南遊太學特具尺楮少通耿耿不宣

與侯二谷憲副書

頃過荆川司諫家逢兄所遣卒得手書匆匆勒數言還報當已奏記矣讀佳刻淸曠散逸信所謂鴈蕩赤城之人也恨未得全袠一縱觀兄之底裏耳潘天泉遠索大名誌草僕當時已就十九中間尚有數處須一訂耳聞天泉兄卽報入刻何其遽也豈僕以遲滯獲罪天泉兄欲以迅捷爲吾妝贖之耶中間草略處勞兄一爲詳訂南樂霍貫道僕向宦河朔時所拔之爲千人將者也其人忠勇壯偉可以比古之南霽雲且起自行伍將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御其恩威不敢犯有名將風此在兄今日

幕府所可問而知者嘗過北塞手搏胡兒以歸及僕觧官南還涕而送之黃河之上且自請願得死倭奴僕以既罷官郤之然亦誡其無得輕鬭也不意未幾荷　國家六郡騎射之選遂將所部而南始至松江亦數有功惜也阜林之戰力竭而沒然其所殺傷倭奴亦略相當倭奴之所以不敢蹂湖脇杭而逡巡以啗督府之餌卒至困亾亦其一戰之功也大略已見前寄紀剿徐海本末中嘗欲為貫道勒一墓銘以傳之後草及半已而亂他帙中到今不能檢貫道之子騰蛟歸且急因匆匆遣之

尚未及了此宿負幸兄同天泉於郡志中一紀其
事且令今之戎伍間亦知忠勇士雖戰没世之君
子猶不忘其誼也如此或於南霽雲之祠之旁得
兄題數言并令貫道附祀之於下亦兄盛德事也
身雖已露没訪古人招魂而葬衣冠并䘏其遺孤
諸種種唯兄共郡守諸公努力努力餘不敢贅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臥旣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
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别兄京朝來則又八九
年僕束髪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

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鬚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僉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巳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籍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畱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

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敘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欷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

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攖十金之利者皃唼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鈷鉧之潭而不能遺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一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

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誥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盖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特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遠在子厚下故所金聲而馳者其宦業所奮猶烱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藸

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已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爲鹿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像開綃對之角巾野服疎肩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倜儻卒不爲世所容宦跡所嚮如浮梗萎蘙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聞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僕臭味夢

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為文章已而釋褐舉進士間亦不自量顧附古之以事業名者相馳驅今已頹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泊中外稍稍近之而身雖數為世所困抑擯其中烱烱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寓惠州時和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輒淋漓慨慷因酬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而不能逃其名像猶傳之至今令今之人猶對綃而引盻欷歔也不

審君以爲然否

與蕭桂峰太學書

公匆匆東渡何以相見之難而相捐別之遽耶青霞兄以忠孝廉節名天下特其性資慨慷憤烈遂爲世所構陷以大戮天下之士無問識不識猶爲之酸鼻而流涕者而况於吾輩共之交遊者乎近聞朝廷已薄其罪縱之妻子得以來歸然所可痛心者青霞之骸骨尚不得還葬若耶秦望之間而生平所著文章發難時爲當事者所收青霞之身可殺而其文章之精光所以寫其忠孝廉節之養而

千百年之後猶不可得而磨滅之者固在此也聞
杜峰少與之肺腑交者得無悲且嗚咽於其間乎
主父偃沒而孔交車出而收其尸以葬漢天子以
長者呼之其遺文猶得載之史冊至今存之者當
時故人知已相與哀輯而不忘故也不肖雖薄劣
願與公共之今其妻子之歸聞橐囊之外無一錢
當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其祖父所故遺田廬
又十已廢其六七更不知其能給朝夕否願公急
與之區畫而其骸骨今未能遽歸請倣古者葬衣
冠之法略爲一文藏之名山而其遺文散失幸於

四方朋游中以漸蒐録積數歲倘得什之四五亦足以貽後世而慰青霞九原之耿耿也已臨楮涕洟不能情次

與趙方厓中丞書

僕隨公鹿鳴三十年于兹其間聲應氣求頗欲自附於賢者之後然宦轍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遊及罪廢來譬之伏蟄之蟲矣昨西湖之上復及稍稍傾吐其間躍然躍然再夕之晤俄而千里公且入金陵諸名公碩卿與臺諫諸公過公曾論及東南事否僕向已共公論之頗悉矣吾浙直數十州

郡所横羅倭夷之慘漢以來西北所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葢未有僉之者數年來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閫寄故得以芟刈鼋皃東南少墳然而海上之烽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冦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者去吾温台特南北州也其所以内怖胡公之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況西北之虜入爲 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汛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至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

此　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
待次積勞其當徙　中朝也久矣特爲增秩賜
璽書久留於此
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剿萬一海
上之乘汛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竄據而旁瞰者稍
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窘於饑殍者不
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閭乘閭而起遠近倉儴
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剿一節僕
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言兵貴
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遙度葢以兩壘相近遠者

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贛之舉僉在南贛襟帶閩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竊恐吾之擊之也互爲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内而連箐塹壁顧有一力二

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諸寇大略龕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浰頭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夤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卽爲明驗矣昔者六國之師仰關而攻秦不能西窺函谷尺寸之地犇王坐此正德年間都御史陳金故事至今南州以爲話柄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

四屬之兩廣總督若吾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祗以為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諺曰　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為然否僕舊在粵南頗知彼中情事而又以此事繫　國家利害公則在大臣之列與　國家為休戚者也故敢布腹心如此部中雖經題覆猶喜未有　欽降　明旨而胡公所見亦與愚合特不便於自為疏請耳公倘以為愚非過計片言之閒

其爲福於　朝廷者多矣如何如何不勝懸切之至

與何吉陽司寇書

姪與子婿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訓携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濶欲召之閒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臥已乆然　朝廷宮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聲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况克齋方厓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㑹僕師友中最爲知己者今共翶翔卿貳縉帶合蹤

并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韡冠几席其間亦甚懽也顧深思之僕旣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雉兎之穴嘯歌於薜蘿之叢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臨楮及此不覺惘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　中朝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卽爲長別終欲擬跨一驢凌秋而過暫與公一爲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呂友來偶遇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伸鄙情不盡不盡

與萬楓潭中丞書

公於同年中僕所辱知己之愛最深者也顧宦跡所嚮既不及共轍綰珮而游及罷廢來僕既遠竄山谷而公又遍涉閩楚青徐之間杳不相及甚矣其可爲欷歔也猶承公數賜記憶時時得從相人者問訊起居稍爲遠慰公極稱相人者術最奇僕視之猶多誤也何者僕既罷廢歸來山中方蓬其頭而垢其面與樵斧漁罾之老相混濁泉壑之間者旦且暮耳而彼猶瞢然指吾之顋而曰此屬燕頷也指吾之音而曰此屬洪鍾也他日當侯封不

然或取上大夫印綬彼皆以其所以貌公者而貌不肖僕雖與公別且久其顏色之稿筋骨之頹當與曩時不相及至於領之燕不燕音之鍾不鍾公尚能挂之眉睫與耳垣如渠所稱述否乎僕笑而辭之及別去頗窘顧謂曰君之山林骨起其與海蟾者流蟬蛻塵樊也乎此或近之竊恐僕猶然塵樊中人不能遽遺妻子辟穀食以驗彼之相術也既遠公不及相與追懽特據席走筆令左右一大噱如何如何

上表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遊好弁爲姍及甚且横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　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趺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

不能不仰天而欷歔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金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諜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搆氷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

道入冦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僉吳淞江西捷瞰
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
桐鄉而鬬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
出爲餌賊之策邏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
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
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
牀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
家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
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
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

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藎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横百啄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竊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變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

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　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恐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爲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　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

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勲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時僕嘗幸爲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遊出入亭障壁畫山川以覩公吐握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匝八年公之

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
有之今之海内兒童牧竪田夫里婆無不識記公
之名氏勲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
雖異世之士及覩公㽵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
其書想見其人願爲之執鞭焉而况於僕嘗厠下
吏之末者顧偃臥於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
爲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葢亦有説君子之
得志也爲雲翔爲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
不附世之名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
子而遭讒坐訕也爲離羣爲孑行其身在塗泥之

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郤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僉稱公嘗與品詮天下之士往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蝪蜥之末無因而致虬龍之前也鶤鷄之羽無因而薄鵾鵬之側也豈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於簿書所報之外間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之布者乎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所注記者也不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蓋好真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於公也雖然公既下憐僕僕雖廢不

敢不以所林瞻而壑仰者畫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勲名之士所爲聞世者有二其以弼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詩之所詠素絲羔羊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帥百寮而不可以之馳驟疆埸之險其以倜儻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樞機宮腋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漁陽上谷雲中上黨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徙幕而避及其内也則

彈壓　中朝坐鎮　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
之屏跡歛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舌
爭非可以形力攫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傳不
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葢兼漢之博
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獨愚之言
也天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國以來獨共公相
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議付臺諫以邪
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媮佚之弊一朝而鑱
去之聞都市之間士大夫澣衣濯冠至不敢持刺
而庭謁於乎盛矣然公抑亦考醫之說乎病者內

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者之不察日毣然而闒且
以死其越人倉公之至迺爲之瀹其腸而滌其胃
當是時亦已適矣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
徐以救之者乎近聞兩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
以罪奪或繫或褫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凜
然惴怖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
屏讒抑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葢有所深憂乎
其間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
之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
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熟

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身繫
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
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伏唯我公
留意焉幸甚

以罪奪或繫或謫或絀秩者亦望其貸百執事凜
然惴怖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
留意焉幸甚獨不願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
不敢不以忠言之紳而聞於左右也伏惟我公
天下之安危而亦必切天下之安危故謙之區區
言而過處而又不敢以請言之者也惟公以身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許公子書

讀二公所爲先大夫茗山公墓銘及行略大較已詳次生平矣而予所深悲者則以先大夫公文足以名當世而知之者稀行足以勵末俗而吏之者寡及釋褐兩爲州刺史而其徙官郎署也則都官出守也則蜀郡而臬而藩而牧馬大略南則滇粤北則遼陽棧瘴煙糒氷雪走萬里嶔嵂波濤之路

以從吏並今之仕進之所厭且避者而公皆與時浮沈視身奉職而不辭此則學文以明道學道以愛身故能逃其榮而甘其寂不售於今之人卒亦不悖於古之人而身沒之後其風流蘊籍猶貽海內二三知己者之悲且吊而泫然欲涕者此先大夫公之不可及也二公業已因事而被指之猶惜其不能直寫襟抱以鬯天下之公議至於為故相國夏公築臺宮一節僕又竊以凡世之巧宦者往往陽為遠跡於朝貴而中則陰附之以射便利先大夫公獨當官奉職則不欲巧迹以避及其論資

酬勞則又力爲辭榮而退正先輩之卓犖奇崛與
世不同處而或云非其好似若遭訕蒙垢而解之
者恐不免於世之酒蛇之疑也其署府江也當僕
所俘勦鬼子寨劾首虜者殆千人而其所饔脫走
者特三酋耳賴先大夫公爲予懸金以購之所云
辭功一段僕未之聞而其了僕前件則正朋友同
心共濟之誼又何必於予過爲書其官而韙其名
若將覆其罪而攘其功者非先大夫之所以同體
於僕亦非僕之所以附知於先大夫也他如非泉
先師與先大夫爲束髮交而以女娶兄可沒而無

書否乎敢先請其大指餘容面悉不盡

與沈虹臺太史書

僕嚮讀公舉子業竊謂公非今之贋襲而黛飾者其所詮情搆思大都釆古作者之遺而獨求匠心者也然公數試輒擯去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室之廬豈非平津主父輩一蹶而飛漢天子訝其安在而得之晩者邪雖然僕之所私望於公者 明興二百年薄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章之旨缺而未盛弘正迄嘉靖間多作者然矯命者多由草竊倡義者

猶屬偏陲公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間睹兩
公閉戶讀書處當必劌腎刻志於古之道而非特
今人所好已也而兩公今且登珮鳳池之上庶幾
免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之深
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既罪廢近復爲
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世之錮而
千百其折不敢偷惰者外撰文旨一首贈兩公盍
楚人當再刖之後而抱以泣獻試臨觀之倘有以
間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嚮讀李歷城公與王蘇州倡和詩什蓋巳巑然如
坐身於日觀之上而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巳獨
於文章之旨猶未及扣歷城公之深適過兒得解
囊中之録本讀之內有論次本朝名家大較首何
李而退唐王僕之私竊以秦漢來文章名世者無
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史遷劉向班掾
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爲最何者以彼獨得其解
故也解者卽佛氏傳燈之泒彼所謂獨見性宗是
也故僕之愚謂本朝之文崛起門戶何李諸子亦
一時之儁也若按歐曾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

經術之遺以為折衷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盡左袒而棄之不知然乎否乎即如聖學亦然伊尹相湯伐桀以創順天應人之功伯夷餓死首陽山採薇之歌於今使亂臣賊子聞之而破膽摧氣者何雄也然顏閔一眇然儒者孟子於此則曰姑舍是於彼則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謂其屬正脈而未至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僕之愚於王未敢論若唐武進於文章家之旨即未得謂之正宗當亦庶幾羽翼也已歷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與何李推顏閔者與武進可乎兄發舟

促倚庯草草

與莫中江方伯書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世所稱縉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駑蹇而願附騏驥騄駬于千里之途公亦黃鵠而猶顧鳩鷃鷦鷯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輒以毛瑣之嫌忤當世又爲左右者所乘瑕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譏之始則擊之徙邊徼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於莽者猶嚚嚚然其未巳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亦嘗蹇蹇自將厭世之渝澳

泂滺脂韋突梯以俯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
塈外震於朝著中林兔罝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
所不容抑士望所不可擯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
士大夫雖共喜公之出而悲其晩而僕之私則又
以　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
衣白駒之盛而非特小雅之意也僕又何敢不痛
自慚悔怨艾而顧猶嚅嚅然效世之谷風之刺巷
伯之泣乎哉聞公按節過浙僕不勝離曠之思且
蚤歲分袂白首逢樽蓋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臥
瘧浹旬未勝冠履中秋以後當或攀蓋西湖之上

矣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今改號崌崍

河魏相從於今十六載矣明公吏業所嚮與大雅之標猶朝夕夢思也僕既忤當世坐罪搆而罷而明公宦轍復遠涉邊徼杳不相及豈天劈吾兩兩之蹤邪粤以右僕舊所提戈處也明公今且擁傳而過焉間或停車問俗采風於其土其有能指言僕之嚮所從事者乎陽朔一帶爲胡北獞所蠶食者什且九殺縣令殘哨官孤城之陷者旦暮矣軍門業欲提兵十萬而僕竊以大征之師所過如燬

況功次多匱徒師老財匱耳遂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特以故所部署戍兵五千人分為七哨迂道突擊不旬日而破十七砦俘斬二百四十有奇併縛賊屬幼口殆千人奪還民田廬者十餘萬今固當一一在公襟帶間也旋師之日讙動山谷已而言者以功為罪摧我訕我汚衊我公得無憐之乎僕不當自為訟功公既知我深而摧我訕我汚衊我者固公之邑子彼故以執政者之嗾而甘心於僕故臨箋援毫不覺欷歔嗚咽而為之傾吐及此也頃者潮惠之間多兵端　聖天子

爲出重臣按節臨鎭閩頗有欲挼僕府江功次爲言者公倘能於中宣兕得以湔其垢而盪其瑕僕死且瞑目矣語曰士屈於不知巳者而伸於知巳者僕之生平故知捨公其誰望哉不盡不盡

與張鶴樓中丞書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僕以忤嘗世坐罪搆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未繇一識明公然嘗讀明公曩所論列執政諸疏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遷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久矣近有客從中朝出者且云公同吳悟齋

中丞論國家疆埸之士輒語次及僕僕竊以謗薄
不足數豈得世之鉅人名公如兩君子者爲之軒
顧而訟若此嗚咽欷歔不敢信近辱悟齋公千里
走使移書投山谷若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
者嗟乎悟齋公僕亦未之面者也悟齋公且爾則
明公可知矣嚮之客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
之志士聲相應氣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
人斯而敢望兩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鰌鯉奮
威鳳揚則鷃鶡舞僕雖未及從兩公遊相與傾冠
葢接襟舄稍稍吐胸中所持與之擘畫當世然兩

公所欲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責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鬬於其心而撼其中者此或僕於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騏驥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頃閩海寇出沒潮惠之間蹂躪閩越爲之覆軍殺將　聖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輩臨鎮南粵璽書所載假以便宜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繕兵實特甚僕竊思南粵明公之故土也潮惠諸州則襟帶幕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揣緩亟察向背畫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爲指揮

樓船將軍故事特採囊而出矣僕雖罪廢久然於國家彊埸得失處未甞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側耳而聽氷者特具書奉候左右以謝明公未同之知而南粤事體大較倘以闇示則亦所以慰詩人未見君子之思也

與王東臺太僕書

嚮莊會稽陽山入浙時獲公手書幷托爲遵巖先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稽公入爲御史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之所請猶缺然未及勒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

待也僕嘗同荆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間不無其人而至於獨超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獨遵巖公於當世可謂渡海之筏也而公復繼跡金聲而持世之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援節使者又從而於其林臥川棲之間伐其室及其昆弟甚且遵巖先生之沒而禍猶嚻然其未巳也豈古之所謂愛其道不忍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叉吻者相接也非獨靳之以高官厚祿而幷且困之以奇禍自古而

然與僕嘗以此爲公昆弟間特憤發懣未幾而操戈繳矢者已瞰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謂欲歔而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爲執政所嫉其所甘心者當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無他骫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滿其睚眦媒孽之毒以去而僕之衣冠門戸之間爲其所毀且窘者抑多矣公得無談虎而色戰爲之汗發霑衣者乎雖然釋氏嘗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僧之不見與不聞固在也公謂然否陽山公行郡入湖中僕稍稍得前刺公家一切内外事甚慰甚慰

然僕去公數千里今且髯日以抽白顏日以槁其於嚮之蹀躞馳驟之氣日以頽惰而不復收拾抑不知再及捋公之髯曳公之裾相與一抵掌否不盡不盡

與王鳳洲大參書

僕坐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獨聞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幷及他抄者竊感 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爲盛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洗鉛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二

公遠沂騷人以後之旨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下之三謝顏陸江鮑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坏飲之舊朱冕藻棁之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巳卽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徃徃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焉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摹章句稗褐以後縮緩作吏輒疲不能矣手二公之什而被髮行吟縱欲効之何異於東隣之媪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

璫披霧縠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膏脂空自咤笑爲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故多文獻者公今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豈無意其間耶唐自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矣二百年而蘇公舜欽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老輩僉世之名公鉅人代吏茲土出風入雅振袂山谷故其遺標流韻迄于胡元之季而趙學士張羽人諸輩相繼不絕也今且三百年然則弁之山苕之水能無聞公之過而爲之吐奇効靈於其間者乎公蘇人也於予湖古所稱東西州者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屈原

行吟澤畔而楚人賦些之倘許侍教當爲匍匐而伏跡於庭矣

與愼山泉侍御論文書

昨日使來據案草草其欲盡所言而不敢卒盡所言者恐兄以我爲迂濶而遠於事情故不敢竭其說也兄諭似厭世之選者冗雜蕪穢則兄之欲精以嚴者可知矣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以古之作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脉也　本朝詩聲自弘治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文章一派猶未得其至者僕嘗作一文旨以貽許海嶽沈虹臺二

太史大略以爲文必遡六藝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其間雄才俠氣姍韓歐罵蘇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藝者草莽偏陲項羽曹操以下是也漢以來裒選文章家獨眞西山似得其旨近代如唐司諫所裒文編亦或沿其遺意而爲之者兄之高明當自有獨得深見以遺於世而僕所以呶呶焉絮聒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且於兄所裒藏將以卜之也不盡不盡

與何吉陽司寇書

頃歲彭郡博囦公手書過湖中業勤奏記少申報

私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屬襟帶間矣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達者猶懸懸也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官僅卿貳位不酬志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楚臨鎮抑足以稍攄胸中之奇爲國家屛殘墨狥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是已僕以少忤當世坐罪廢譬之出林之鳥輒曳其羽初秣之駟即奪其轡而羈之扶搖萬里與其蹀躞疆埸之氣尋且剥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平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吟不敢不頹然一壑以爲終焉之計而間抽傳記按

往牒讀古人奇崛魁壘處未嘗不爲之對鏡而慚賭髀肉而欷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乎公之年已浮六秩僕亦漸隣之矣吾兩人握手之懽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者豈遂生爲異壤沒爲長夜邪三湘之草七澤之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即如我浙之西湖佳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門枚乘之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遠候并請縞帶之期詩人有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古人千里命駕豈虛語哉濡墨臨風不勝

瞻切

上學士趙大洲書

僕無似辱公以文章道義相倡和而賜之以縞帶之交者二十五年於兹僕以忤執政擊之來歸聞公憐僕奪官狀且以僕之區區或可以翺翔四方而奮報國家者輒時時及之齒頰間甚且爲之發憤而批議焉嗟乎公平生少許可所謂片言重於九鼎僕何敢當哉僕何敢當哉然僕抑未嘗敢以是私德公也何者公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海内外之士無問識不識呼曰趙翰林今之歐陽永叔

也經術同文章同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同至於推忠賢拔材智獎人倫皇皇然如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此則公之素所自持而流風蘊義播於士林罨於海宇雖公亦當自讀歐陽子本傳不以多讓者然則世有一介之士苟其文章吏業少屬尺寸公焉得不爲軒顧而訟攘袂而援也乎僕甞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者特以杯酒故擊其官甚且倂其同輩而竄逐之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爲之欷歔涕洟而吊悲不及其用然則僕雖不敢望蘇子美曩者衡山驛亭

一執袂之間遂爲執政者私人所伺而謗併公及之公於此抑可爲之流涕太息也巳公古人也於世之遭讒也輒若躬之刺而分痛推士也輒若躬之溺而投瓠當有所謂不令人知不令人德者雖然僕不足道也我公當　先帝時所數爲齟齬姑不足論　今天子驛召以來猶未聞下麻而大拜者何也此非僕之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言也然僕之言與天下同而僕之所注望於公則或天下所不及盡知者何則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來蓋以丞相之業錯領於九卿之間而　文皇

宣廟以後三楊公稱名相其得君久其秉權擅政
威行中外則亦稍稍與　高皇帝建官之初似
不相合而二百年來惟天順時　天子則懲土
木之禍而以朝政捐之內閣李南陽則亦感眷遇
之隆而以公議叅之政府已而弘治間徐文靖公
溥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上遇
聖明下公國是進而帷議與天子相可否退則六
卿百執事各布其職百年一時也武廟之際紛紛
多故矣嘉靖以來成都之罷一變而爲永嘉再變
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數十年間矜恩伉擅威

福一切睚眦愛憎於今猶或流禍而未已者頃者
二三年來廟堂之上雝雝穆穆喜怒不形可謂盛
矣然於其間上以仰體　高皇帝之初下以挽
二百年世仍之陋非僕之所敢言亦非僕之所能
知而公於其間别爲措注上以翊戴聖明下以表
鎮國家薄海内外翹然太平之望者公之事也亦
公之憂國憤世素所積慮也僕雖罪廢竊於丘壑
間願効古之慶曆賦頌聖德以仰歌明盛耳兹因
友人范太史入朝特附緘書少布年來曠問之私
家綾二端蓋亦效古人績縷之誠耳非所以獻長

者也拙刻二種附上求教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南北鴻鴈之音不相及者忽踰年矣公益世之鄒枚之譽縉帶承明相與考文章讐古六經之深得無憐江海之上橫潭而漁嗽石而歌者抑有其人乎近得邸報知　聖天子已晉公侍從矣僕不勝躍然喜喜之者非以其官也僕嘗痛　國朝來雖設史官不得如漢唐禁中起居注故事　七聖以來　天子之訏謨與名公碩卿之典實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公與海獄輩世之文章家

之鉅工也當必抽金縢石室之書爲一代史不然如古人所撰西京雜記可也公輩得無意乎嗟嗟僕衰矣少忤執政坐罪廢　中朝之士卒無有刷而援之者進不得筲兵萬里外爲國家竭曩年尺寸之施退不及以文章自娛勒成一家之言以遺於世區區心知旦夕當與蕣草萎化矣百年之後誰復有憐而吊之者虹臺虹臺知我惟公耳頃縁姪一龍以貲入太學特遣過候門下且令待公署私録向來所著作倘許之僕雖老猶能摹畫公之文章之深如古之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戰鬬天

地者也如何如何

與靳兩城中丞書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傑既忤執政以罪廢歸與漁罾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宦轍所向多秦晉間鴻鴈之音杳乎不相及而獨有胸中區區縉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相從而今且顏日以稿髮日以抽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既失故吾矣安得不自憐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劒擊筑者之舊而爲之感憤欷歔其間也乎公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嫌遼廵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

山西山西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勁俠沉鷙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頻與虜之斥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多石畫之勳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能無上弔狼驛介子推趙充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嘗奇公之器沉深而瓌瑋當必有蓋世之業內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而兩相襟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稍効尺寸以奮報當世未幾坐搆罷公倘無忘故人得無古之躍馬橫槊之感而思以金馳者乎偶有姻

沈君從吏幕下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縣邈之思而又不敢如世之欵問而已也輒以生平所悲歌慷慨者相及如此家織四端聊借室人機杼之勤以為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與吳悟齋中丞書

孟夏言別忽已授衣室是遠而盈盈河漢僕無似辱公憐鉛刀之鈍鹽車之蹇或可以爪牙國家馳驟彊埸也頗憐李廣之所以歸藍田陳湯之所以困燉煌數為欷歔感憤其間若欲為之引大議批至公者已而語次呂沃洲中丞之於滇陸北川司

馬之於虔則又椎心飲恨怒順裂眦下以疾外庭好爲蕙苡之訕上以痛　明庭自毀熊羆之臣而公之憂怛於中義形於色弁僕爲之坎壈嗚咽而不能巳者雖然曩者公特憐兩公者之以勞蒙詬以才被放而巳未聞搆之以網罟而中之以罪者頃者陸司馬所當閩中勘事之臣忽條坐其所當追輸者計五千有奇問其故則曰市書下州郡與饋鄉大夫二者是也且故時勘兵餉者疏稱某某入巳者贓若干法當首論某某故無入巳贓然頗屬縻費似合併宄由此言之首論者其罪之大者

也併究者其罪之次者也倘國家按漢庭所以不録貳師者之過均之當原其勞而貰其罪即如按論則前某某者傳所謂戎首是也後某某者傳所謂薄乎云爾是也頃聞前某某者業已湔洗殆盡矣而後某某者陸司馬適在數中顧以追輸之條按之得無過乎推原其似或謂前某某者則故有中貴者爲之援故得以覆其疵而掩其瑕而司馬公則故嘗譏而構之者閩之鄉大夫也方其行勘按故事法屬三省而今則獨移而聽之於閩以閩之故相搆而怨者訟之於閩之勘事者之有司固

宜其涅白爲黑指鹿爲馬而司馬公之罷官歸也其身在數千里外又孤無他援其事與一切文卷本末則特覊南贛郡縣之間又何異於縛行道者而聽其行刼者之僇辱也司馬公故産僅及中人入仕以來　天子所賜與歲禄之餘不過琴書圖籍而已雖沒其産入其妻孥恐不足以輸其論報者之數嗟乎南贛軍門自故王新建以來五十年于兹間讀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所碑記陸公戰功蓋陽明以來一人而已方其聞命之日閩廣之寇逾嶺而下者蓋千里也司馬公輒躬褁餱

糧擐甲胄為士卒先朞月之間血戰者大小數十合所及俘斬者萬餘馘獨之緩師僨事者得以無恙甚且湔其罪領其官如故而公獨遺之以殺身破家之禍倘聞之　明天子得不為之卽日持節赦魏尚如漢文者乎始也以詬而奪官今也以勞而罹罪嗟乎司馬公一身之私不足顧而國家公是之繫所當惜已往之勞縱可泯而國家將來之臣何以勸竊聞南中臺諫天下公論所倚而公則士之著蔡國之典刑寧無如馮唐論列者乎劉向之訟甘延壽也其言曰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

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延壽輩不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羈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伏惟我公留意焉國家幸甚

與譚二華督府書 公時由兩廣移薊鎮

僕竊憐少嘗附公公亦推師翁所愛者愛之兩相襟期頡頏當世而僕以忤時歸來乎林壑者十餘年伏莽之戎未巳也而況於他乎公之援節入粤海内以韓襄毅公之業引望左右東靖潮惠西復古田而項聞中朝復以北虜數寇盧龍漁陽上黨

之間中外將校往往不能摧其偏師而遏其深入也特以無兵耳　聖天子特賜璽書召公還朝募幽幷燕趙之士以備戎行竊惟幽幷燕趙之墟古今來稱天下勁兵處也以公平生視士卒如嬰兒將校若心膂油幢所嚮千里內一切材官騎士當爲嚮應如水赴壑矣然今之文法盛而議論多不知　廟堂之上所以聽公操兵符而便宜行事者何如耳僕嘗覽古今傳記大略議將於創業之時易而議將於守成之世難議將於攻城略地之時易而議將於乘徼列障之世難何則方其創業

之初遣將帥徇郡縣一切矢石戰鬬皆其所躬爲
斬蒿萊刈荆棘而與之共功者也故其文法不牽
機宜不失動中利害所掣以之而讒沮不得行功
罪不得混故人人得以自見而盡其才卒其志至
於守成之世中外事體絲牽繩聯令未申而撓之
者已至功未賞而罪之者已起參以愛憎蒙其名
實如近年王新建田州之役曾尚書河套之議可
鑒也馮唐不云乎今雖得廉頗李牧恐未必能用
之者他不必議李牧之所以破東胡滅襜襤卻地
千里而匈奴不敢近趙邊者以市租皆輸入幕府

爵賞僉决於外不從中覆故得以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當匈奴之始入又輒守便宜固溝壘閉廬舍歛牛馬封以内有捕虜者輒收坐之故得以十年之間守如處女而一朝突擊卒收脫兎之功耳今日　廟堂之上其肯聽公如李牧所持否乎僕旣林臥絕不接士大夫故亦絕不聞　中朝事機特據閭里間所傳　天子之召某司馬將以練兵薊鎮云云耳竊恐以公勳名方按節南粤臨鎮萬里豈得以區區練兵卽爲移易我公此必　聖天子將以履

心之閫寄屬公以腹心之石畫謀於公而非外庭之所得聞者公之還朝也倘由浙河入維揚僕當候使節於錢塘皐林之間稍稍從公問起居聽擘畫若從豫章江順流而下則筆札之所不及胸臆之所不盡尚懸懸也

上林退齋先生書

坤謭陋無似少束髮公覽其文卽推之爲國士雖歐公之於曾鞏陸公之於韓愈不能過之坤亦頗自勵志刻行將亦庶幾古人以奮報明時而不負師門所引譽也及釋褐三仟執政以罪擊去非惟

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卽如林臥以來間有按
其名氏而疏薦之者輒睚眦相向而中奪之甚且
林莽之戎雲霄之翮往往竊發未已也嗟乎褫其
冠翦其奴僕抑已甚矣并其子而罪錮之得無過
乎然間按傳記古之志士所劌志刻行而遭世禍
者累有之君子惟以義命自聽而已　聖天子
初御諸公卿頡頏擁戴公屬海內縉紳大夫之望
者久矣頃復召還中朝席之政府傳所謂鳳凰出
而百鳥和鳴神龍翔而鰌鯉羣沸者也坤雖罪廢
當效昔人頌慶曆聖德故事以歌盛朝復何憾哉

復何憾哉猶有一二獻納之誼願以次聞者昨所
請宣明　詔赦罪人一節公今入朝首義也
聖天子御極特訪先朝赦書薄海内外與之更始
諸衙門各條坐如某事某事除外已稍屬迫陿而
中外有司甚且壅閼德意於詔書所明開赦除條
件並格不行藩臬郡縣諸獄繫不聞有一人恩赦
來歸者浙如此則他省獄繫可知外省如此則兩
都獄繫可知恐非臣下所以宣布　主上之德
以𠑽四海也其次則莫亟於訪賢才頃者　聖
天子詔起故放名賢碩舊及直言敢諫之士當與

宋元祐無異矣但愚以爲古之大臣惟諰諰然求
天下之士以赴國家之亟而未始以已之愛憎熒
惑其間故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容者必
其嘗拂我携貳我者也又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
避仇言亟人才不知其他也故范仲淹嘗力劾呂
夷簡而夷簡之再相也則先起仲淹經略西夏矣
唐介嘗力劾文彥博而彥博之再相也則首還唐
介知諫院矣此皆先輩盛德故事近年以來故時
賄賂宿弊剗洗殆盡獨一切愛憎所向似猶閡滯
公以海内中外之望還之中朝不爲太宰必領御

史大夫誠所謂士林之蓍蔡國家之典刑而公之心皎然如青天白日兀然如名川喬嶽絕不爲城府絕不爲睚眦者公於此時愚竊以爲惟以此廣執政之意以報國家何者大臣之進賢傳所稱與衆共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愛牽乎其間則天下巧佞之士投於其所愛以夤緣而入者無所不至矣大臣之退不肖傳所稱與衆棄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憎厠乎其間則天下忠蹇之士絓於其所憎咨沮而去者亦或不免矣況上一有所愛則下之希愛以干進者益如女蘿之附而不可郤上一有所

憎則下之行仇以眩知者巧如愎鷙之毒而不可止以彼之故而進賢則未必皆賢者之進而姦回之士雜遝者衆矣以彼之故而退不肖則未必皆不肖者之退而簡亢之士遺逸者衆矣善乎先正劉青田公嘗曰大臣者當鑑空衡平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也今日所闕誼或在此今之大臣之中惟公可以聞此言抑亦惟公可以此言進愚也内隼擊於朝外草薙於野蓋已屬古之瘠肓痿人矣特其瞻仰　聖朝不能不惓惓及此伏惟我公入朝與賢哲君子亟圖意焉

與某中丞書

僕南海罪隸之餘也忤當世坐廢久矣顧數慕世之豪雋之士所或與之上下馳騁咨兵萬里外頗俢心焉友人某間嘗稱公不置口而曰世之武庫也願厠門下賔客廝役之列而未有路頃者某從公幕府歸且傳公間共譚司馬論天下士往往屈指及僕甚者稍稍或爲游揚公卿間僕且感且愕不覺汗發而霑衣也何則范雎折脇矣遇鄭安平起自溺簀季布髠鉗矣由魯朱家始奮亡虜此皆古之豪雋抱非常之材遇不世之知所以能於罪

隷之餘而輒能建功末路托名竹帛也僕何人斯而敢當哉頃譚司馬以病歸廼得道逢江上稍稍擘畫世之疆埸之士亦輒以公爲冠軍侯僕雖未及望顏色接簪舄而公之卓犖之材嫖姚之氣智勇仁明內之拊將士使三軍樂戰鬭而赴枹鼓外之捍疆埸鎮國家使毡裘之虜內怖而遠避非公其誰乎古所稱神交而願附執鞭者僕之謂矣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敬因南風特具尺牘倘有飛鴻不斬德音

酬張玉屋書

林臥中忽獲故人書併及遊金陵詩刻手而誦之譬之匡盧之瀑從天而下飛崖噴壑令人神解也欣慰欣慰所諭史記評事坤之遲滯之罪殆已十千然亦有說僕少嘗讀其書輒摹擬爲文辭然不得也已而忘食飲廢臥寢者久之稍稍睥睨一二然又輒罷去久之迺私自以或得其解輒手注之凡三易帙最後者一帙略當僕懷然亦輒爲好事者囊而不歸別公來數移書切而要之於今猶留故人之篋而未返也僕當爲公特購一部別行鐫題其額原本姑留之如何如何僕嘗妄謂史遷沒

且千五百年于兹讀其書而好之者多矣然據愚所見即如劉向班固以下文章家最著者亦各自得其解以雄當時傳後世恐於史遷所自爲解處亦或難言非獨劉向班固諸人即如史遷再出欲令其自爲言之恐亦酒人從醒說醒也而況於吾輩乎正德間楊太史所鐫舊本特屬毛髮耳近日唐司諫讀平準封禪及秦紀并游俠酷吏諸傳間得其髓矣然他篇恐亦終不相似由此言之則僕他日所請倘終不免癡人說夢也秋八月以後僕當移其書面爲我公質之

再與張王屋書

僕頃遭亡婦之變五内如崩及獲公所移手札公且先之矣何天之兩阨抑至於此然僕較公當倍憯割何者僕束髮娶婦以來絕不聞莞鑰米鹽之事一切閫内外金鏹婦操切盈縮故僕得以恣其澹宕不羈之癖而自肆於文章典冊之間即如歷宦不知其家已而罷官來歸婚嫁以上僕皆不之與者也今一旦亡之譬之失木之猿垂翅之鳥盈盈房闥而已公與我得無同之否乎史記批評舊本失稿者三矣去年秋始及徧訪舊本間爲增損

已稍稍卒業大略芟去者什之三所摘錄者什之七餘則僉從凡例點抹並爲註釋其間而太史公所獨得處抑或稍稍窺見其解而不知能當公擘畫否舊所傳楊太史云云嚮已共公論及當爲抹去特唐中丞所批評秦帝紀平準封禪等二十餘篇不忍遺佚之耳

與侯二谷方伯書

僕歸林壑忽已二十年于茲而兄領江西方伯後蹤跡音問亦復寥寥所共兄俯仰今古斧藻道德一時盛氣今安在也且神日以槁鬚日以抽白兄

既滯東海甌越之上而僕又家世苕以西兩相截
酒而遊漉巾而歌如古人秉燭投轄故事且不可
及矣而况望他哉形與影相嘲名與世相溷無能
尋至人習長生之術竊恐白駒之隙忽焉朝露已
爾而兄得無雍門之曲惜日之賦矣乎客有海上
來傳兄喪長公子情甚執楚僕所幸諸子肩隨讀
父書然金囊處未有脫穎而出者近復亡山妻山
妻者僕之内友也僕束髮來内得以謝莞鑰米鹽
之紛而外稍得以恣其文章典籍之癖緜兹人爲
之助也今且去我矣僕所以每悲不自適欲賦而

無從秋深以後當乞銘門下以慰之于九原不知兄肯與我否

與王舉人如圭書

僕束髮來與先大夫登籍禮闈共以文章勳業相翱翔已而先大夫中道棄官僕亦坐世譴垂翅來歸蓋兩人者所共擊筑而歌抱膝而吟特耿耿也先大夫不幸又遭兵難世或訕且嘲之而僕獨絫欷持憤于　先帝所祠春秋而碑ゝ之者蓋以此已而讀執事所為文與執事坐而壁畫古今僕竊以先大夫沒位不當其才年不副其德天將於執

事乎發之何以中鄉第後書問寥寥也間訊之或曰王公子迂且薄舉業以爲不足適盛氣劌古文辭以獨求其至翩翩乎班彪之孟堅蘇明允之子瞻矣噫其然乎哉抑傳之者妄也苟論文章之至古與今無二解也然其間同工而異曲蓋有一髮而千里者且先大夫未竟之業吾所洗眼而望朝夕也執事而刻志於古文辭譬之持商彝周鼎雲罍象犧之屬而入都市矣竊恐先大夫所當九原黃壤之中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能不爲之嗚咽而瞪視者乎里姻從戍海上敢札移寄倘

執事無忘先大夫以僕所叮嚀者黏之左壁亦瞽者之歌詩以諫也如何如何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適承公諭劉清惠公官至尚書不及滿考録廕一節録僕思之此清惠公之所以為不可及 聖天子御極明詔之所求而公今日所當亟為推廣德意表而聞之兩臺者也公曩刺吉州時故嘗與清惠公為深交其生平行業公所稔知者大略有四政事足以稱國之典刑詩文足以追古之大雅風節之勁嘗抗閹瑾抗武定侯勛數以逮獄褫爵

而不悔淸苦之操則又飯脫粟衣大練而身沒之
日蕭然圖書一囊而已嚮非　先帝採臣下之
疏給之祭葬則其遺骼猶有不能收藏者以彼之
賢卽如異代以後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而況僕
輩生及與之同井里論道藝而於公之下問能不
爲之嗚咽欷歔以請者乎呈詞內所引故大理陳
公恪事例不及考滿亦得錄廕適問邑子事誠有
之然據愚見此特就敝鄉所及見者耳海內縉紳
不暇遠舉姑以吾浙言之禮部尚書章公懋自按
察司僉事以後累官祭酒禮部侍郎終禮部尚書

僉不及立朝一日天子特採聲望生殊其擢沒厚以贈謚而其遺孤某猶得録廕至都運使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自江西按察使司以疏寧藩事逮戍不數年間起爲四川廵撫累官兵部尚書或不及任或任特累月亦何嘗及以三年考滿也然其子某歷官至肇慶太守此則蘭谿仁和所可牒查者大略國家之典有二必歷俸三年而後任子者此以待積日之勞者也制也不必三年而身沒之後其子孫或得以聲望所著之恩澤或其子孫不能乞特籍有司具疏以聞此以待間世之賢也事不

爲例者也若清惠公則又非特其子孫不能乞而
已僕甞聞其甞手故刑部林見素公所不欲乞恩
書疏數顧諸子孫輩時時言之然則清惠公之意
所泠然蜕於塵世之外者殆亦遠矣古人不云乎
避日景者身愈疾而景愈多惟清惠公生不願爲
子孫乞恩澤則今日有司固當列其事以聞于朝
而　聖天子所尤當加意而寵遺之者不然晉
叔向之後爲皁隸楚孫叔敖之後負薪而行歌於
市於今人猶不能不爲廢書而泣也況甞辱公生
平之知者乎況公尤今之忠厚正直之賢士大夫

所拭目以佇望者乎伏乞下牒一查歸安縣陳公恪一查蘭谿縣章公懋一查仁和縣胡公世寧旬月間三縣可次第以聞而公之盛舉不獨清惠公九原之感海內學士大夫且誦公之厚德當與韓厥所立趙武者世世不朽矣

與何北吉秀才書

伏跡山中忽得北吉書迺知先大夫已逝矣不勝驚悼竊痛釋褐附先大夫縉帶交蓋自謂夷吾之於鮑叔貢禹之於王陽不能過之今且棄我矣僕所負尺寸之知與其生平所共頡頏翱翔孰從而

指畫之又孰從而千里折簡而倡和之古人嘗稱鍾期死伯牙不復鼓琴益悲知巳者寡也而今而後僕且爲之輟絃而罷響矣像讃之托敢不自効使去且急而潯陽先生所許爲神道碑文或約廣德楊使君取之然僕別當遣使過吊弁繕稿以獻似未晩也老妻於今春亦喪矣侍在通家敢附聞

與董㓜海大理書

僕無似獨幸曩從胡象岡公竊嘗覽睹公諸生時所爲舉子業蓋萬里驟裹才也巳而公第進士後僕罷官歸閭及讀公所抗疏論執政不勝嚮往

聖天子臨御以來所博召中外故直言敢諫之士而公與悟齋鶴樓二先生僉從粵南瘴徼履鳳池還泰階此海內之士所共鱗喣沫而烏奮翼者然而僕特甚何者僕雖不及附公縉帶交然譬之江蘺汀茝臭味或近之也三四年來客或數有傳公所從士大夫劈畫國家疆場之士時時數引僕所從粵南矢石尺寸之勞爲之屈指其間甚且憐僕奪官狀引懣吻訟者不置嗟乎古固有以世之豪賢片言之間生且重於九鼎沒不遺乎竹帛矣僕何人斯辱公知己之深至此也竊自痛僕少負魁

豐之氣願共世之賢豪相追琢已而獲罪當世擊之於仕路擊之於林泉甚且僇辱其衣冠而汚衊其身去死者無幾矣世方聚口以鑠金而公獨欲出之歐冶世方積羽以沉舟而公獨欲挽之河流非公察見僕之區區與世所不當不察而吠形與聲其間者而然邪茲特具書陳謝而公之所以憐僕僕之所欲自請于公者猶不敢及也

與王西石中丞書

僕吳越閒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賢所以勳業名當世處輒爲食忘餐而寢不解帶也

已而庚戌以後國家數困虜騎之薄 聖天子
所一時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而公且首應明
詔當是時十數公者僕或識不識大都國之萬里
驃褭才而國家所賴以捍烽燧翊社稷者公之勲
業爛然聲施當世矣學士大夫所共倚之以爲石
畫朝廷所共倚之以爲長城而巖壑草野間好奇
仗劒之客所欲從公幕府間一吐其魁壘慷慨之
氣而恨無路者頃者友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謂
公與之擘畫當世甚且一日而三及僕焉嗟乎嗟
乎僕何人斯而公於雲霄之上廼爲之俯槍榆而

聆鴈鵝若此也豈公以吐握之餘不遺九九與抑亦伯樂入冀北特憐飛兎之困於槽櫪悲鳴不已而爲之翦騣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厮役賓客之列誤以博徒賣漿者聞與嗟乎嗟乎僕何敢當哉雖然干將之困於豐城也土之蝕而沙之汩者久矣幸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於今猶赫赫若昨日焉公倘憐之獄繫而夜以引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士爲知巳者死僕願附田光而刎頸於長者之側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公之出守信州從江上丞爲赴官而僕不及拏公畫熊之軾以傾倒胸中所欲請於今來猶爲飲鬱也甞聞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僕竊以士之得專職而爲民也不爲縣令必爲郡守何者宰相諫官猶必擇主上之遇與否而後可以爲重於時若夫郡縣則固可以朝綰綬而夕布澤者葢宰相諫官所托以固結者在心腎精微之間而得則膠漆失則瓦礫而郡太守與縣令所執以自將者職業驅馳之際其得也風雷而其失也黑白固難掩也按漢以來傳記所載於彼

則以忠賢而騈福完名者什之三而其不偶者什之七而於此則以忠賢而立業揚名者什之九而其不偶者特什之一耳僕之區區不能半於公而少令靑陽僅六十五日以憂去邑之人於今猶無忘而尸祝之而再補丹徒則適歲侵民饑撫按所合以卓異特聞之　天子而邑之吏民所碑而書之者不置也顧僕之愚則猶多愧色葢一切簿書奔走閒不無俗之好尚在也每手古循吏傳嘗深恨之竊冀倘得千里之郡僕固當以素所自好者勉效尺寸其間而隨以坐忤當路數起數躓及

其出臬粵南與河朔也古所謂動而得譽謗亦隨之抗章而論薦者方列於前而中所伏戎於莽而陰賊之者固已睥睨其間矣蓋僕之性剛而褊氣直以戇不能與世相翱翔固其技量所限耳若公則純明慈惠世之賢者頃者許敬菴復以建昌過焉此又公之一助漢所稱龔黃一在東郡一在渤海郎兩公者之東西相望也願二賢共爲勉焉如何如何

復曾確菴司空書

公名世之傑也僕譾陋無似非所敢望於古之同

聲而應同氣而求者而公數客之帷中呼為國士間所口畫平蠻一事公固今之韓范也其所請大將攝土兵亟名酋略首虜且戒故時所陽以興師問罪為名而陰以行拊綏寇為筭者之患一切抹去而矢心一氣誓不與賊俱生上以酬君相之知而下以抒地方之憤出兵之日神且効靈矣而況三軍乎予故於公所遺平蠻錄手而讀之竊念公秉鉞之日殆古之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而於中機宜則又不失累黍潛而九淵動而九天者矣僕少好習兵抑嘗於粵中稍効尺寸獨以忤世榮

棄今三覆之蓋見獵而不能不動心且爲汗下霑衣者僕非閒於文者何能爲役初擬爲詩歌以附古者江漢之什不然當如柳柳州所陳平淮雅以鐃歌鼓吹於其閒也然竊自揣古之善畫者於寫生處稍或如意及畫神龍所當撼山谷噴雷霆薄日月終屬影響何則未及睹於眉睫而罣於心也僕甞於楊雲之頌充國班掾之銘燕然猶心悸目挑擬屬未工而況僕之區區乎伏惟我公再爲攺宷僕既衰颯似難再逢倘欲共公杯酒論文當屬隔世事矣敬因許按察使者聊附一言以申哽咽

之思不盡

與唐凝菴禮部書

僕無似附先中丞公縉帶之交及先中丞公沒而僕過其祠而哭之十數年來與我公之跡甚疎矣然而公之第未嘗不鼓掌以喜而縉紳大夫間語及公之涖官禔行與其所世先中丞之家學者又未嘗不切嚮往頃聞公乞疾還家其所願拿舠而由五湖遡毘陵之下者蓋朝且夕也凝菴閉戶讀書倘覽及柳子厚所碑記世交名氏處得無攬帶而與思茗霅之間否乎偶因族子遣家僮囊近刻

韓柳以下八大家諸書過售金陵道出毘陵特令祗候僕竊念生平所爲文章之好與其一切揣摩作者之旨大較㑒自先中丞公發之而僕所手次八大家之文而爲之鐫引其旁者謂其盡得韓柳以來相傳之心印固不可而謂其背而馳焉亦不可竊自謂先中丞公於此書倘及寓目當或解頤而頷之者別有歐陽公唐書五代史抄二十餘卷茲則集中之所不能載而僕又竊以太史公沒上下千餘年間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歐陽子也乎故不忍遺特爲表而出之不知能當公

之指畫否史記抄一百卷亦僕手爲鐫評者中所標引先中丞公云云葢以世之好史記者多而能知史記之深則惟先中丞公一人而已寻故不敢遺之併爲附見也伏惟覽而教之不盡不盡

以來相傳之心印固不可而謂其背而馳焉亦不
可竊自謂先中丞公於此書倘及寓目當或解頤
遺之併爲附見也伏惟覽而教之不盡不盡

知史記之深則惟先中丞公一人而已予故不敢
標引先中丞公言云蓋以世之好史記者多而能
之指畫否史記抄一百卷亦僕手爲鐫評者中所